

满族说部研究丛书（第一辑）
主编 邵汉明

满族
说部

文本研究

朱立春等◎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长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满族说部研究丛书（第一辑）
主编 邵汉明

满族
说部

文本研究

朱立春等◎著

长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族说部文本研究 / 朱立春等著. --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6.8

(满族说部研究丛书, 第一辑)

ISBN 978-7-5445-4556-3

I. ①满… II. ①朱… III. ①满族-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200623号

满族说部文本研究

著 者: 朱立春等

责任编辑: 李春龙

封面设计: 楠竹文化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s.net

制 版: 荣辉图文

印 刷: 吉林省赛德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85 千字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431-84513881

编委会

顾 问 富育光 张璇如

主 任 邵汉明

副主任 朱立春 王 卓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苏 静 李 克 李可漫

杨春风 何钧宇 邵丽坤

明 阳 曾宪文 裴玉昌

总 序

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满族说部不仅由吉林省申报，其国家级、省级传承人富育光先生和省级传承人赵东升先生，都生活在吉林省；作为传统的满族及其先世女真、渤海等肃慎族系民族，在当今的吉林大地，留下了众多传统生活的遗址、遗迹和大量文物；作为佛满洲（满语，汉译“旧满洲”）重要组成部分的海西女真以及清代驻防八旗、京旗回迁等满人后裔，至今仍是吉林省人口构成的重要成分；某些在吉林地区已有数百年生活史的满族家族，至今保留着浓郁的满族民俗和珍贵的萨满祭祀、谱牒传修、族史讲说等原生态的民族传统，成为国内外民族、民俗学者进行田野调查和追踪研究的样本。

正因为如此，2011年9月，由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牵头，联合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长春师范大学、北华大学、四平师范大学、长春大学、通化师范学院（今长白山大学）等相关高校、研究单位，成立了吉林省满族说部学会，以满族说部的研究与推广为宗旨，致力于满族说部文本以及传承演进过程和关系的研究、满族说部与满族历史文化关系的研究

等，团结专业研究者和业余爱好者，深入研究、普及和推广满族说部及其研究、开发的成果。

学会成立以来，不仅持续组织会员深入满族聚居区进行田野调查，而且与有关学校联合建立研究基地，进行“满族说部进校园”等系列普及活动，还推动学会会员，在文本研究、价值研究、历史文化研究、基础理论研究、保护与传承研究和比较研究多个层面，对满族说部开展全方位的学术研究，先后在《社会科学战线》《黑龙江社会科学》《东北史地》等学术期刊开辟专栏，集中推出研究成果；学会的第一部研究论文集《满族古老记忆的当代解读》，于2012年正式出版；在学会的组织、推动下，先后有三位学会会员申报的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

在此基础上，学会组织骨干力量，撰写“满族说部研究丛书”。第一批三部著作分别是由朱立春等著《满族说部文本研究》，由杨春风、苏静、李克合著的《满族说部英雄主题研究》和周惠泉研究员的遗著《满族说部口头传统研究》。此前，有关满族说部研究的专著，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所高荷红博士的《满族说部传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杨春风与苏静合著的《满族说部与东北历史文化》（吉林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郭淑云教授的《〈乌布西奔妈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和部分论及满族说部基础理论问题的王卓研究员的《清代东北满族文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而系列性地集中推出满族说部研究专著，还是第一次。

《满族说部文本研究》，全书共分六章，系统研究满族说部代表性文本的历史和文化价值，重点研究神话史诗类说部文本的体系化特征，并以满族及其先民社会历史生活为蓝本，揭示满族及其先民

的萨满教观念及其思维模式、民族特征等。

《满族说部英雄主题研究》认为，满族说部是满族先民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讲述了满族先民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克服困难、拼搏进取的历史轨迹。满族说部中的绝大部分作品中都存在英雄主题，因为满族先民相信唯有明决果敢、大智大勇的英雄才能带领他们走出困境，进而发展壮大。

《满族说部口头传统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研究成果，对满族说部的口承传统做了溯源性的考察，并将满族说部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背景下考察其意义。

“满族说部研究丛书”的第一批成果，是学会成立以来学术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代表着吉林省满族说部研究的阶段性成就。希望以此为起点，将满族说部研究持续推进下去，为满族说部研究本身及其对于满族文化、东北地域文化、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的珍贵价值，逐步挖掘出来，也为文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视角的拓展、研究资料的丰富提供更多的借鉴。

孔宪明
2014.10.20

目 录

第一章 满族说部文本概况 / 1

第一节 满族说部文本的传承与保护 / 1

第二节 满族说部文本的类型与特征 / 18

第三节 满族说部文本的研究概况及活态传承 / 21

第四节 满族说部文本的文化属性 / 27

第二章 满族说部“窝车库乌勒本”文本研究 / 40

第一节 从《天宫大战》看满族创世神话的特点 / 40

第二节 满族创世神话《天宫大战》与《恩切布库》 之比较研究 / 47

第三章 满族说部史诗视角与早期社会文化形态的嬗变 / 58

第一节 《恩切布库》《西林安班玛发》《乌布西奔妈妈》的 神话特征与史诗性质 / 58

第二节 《恩切布库》及其所反映的原始社会

早期历史文化 / 67

第三节 《西林安班玛发》及其所反映的原始社会中期

历史文化 / 95

第四节 《乌布西奔妈妈》及其所描述的原始社会

后期生活图景 / 116

第四章 满族说部中女性形象与英雄主题研究 / 150

第一节 具有神祇色彩的万能英雄——恩切布库 / 150

第二节 具有世俗女性色彩的政治贤妃——佟春秀 / 153

第三节 半人半神性质的战斗女英雄——红罗女 / 155

第四节 满族说部中的英雄叙事 / 160

第五章 满族说部中的民间音乐要素 / 169

第一节 满族说部中的民间音乐体裁 / 169

第二节 满族说部中部分音乐的神示功能 / 232

第三节 满族说部中的定场歌 / 238

第六章 满族说部中的民间舞蹈 / 245

第一节 源于渔猎、游牧的原始舞蹈 / 245

第二节 《乌布西奔妈妈》中的舞蹈 / 260

第三节 满族说部中的祭祀舞蹈 / 270

第四节 满族说部活态传承展演形式 / 279

后 记 / 286

第一章

满族说部文本概况

第一节 满族说部文本的传承与保护

满族说部是 2006 年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也是吉林省第一个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满族说部，满语称为“乌勒本”，意即“讲古”“讲根子”，是满族千百年来传承保留下来的珍贵的口传历史和文化。

满族说部作为特定族群的表达样式，和其他民间文化样式一样，被纳入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范围，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满族讲唱说部主要在氏族内以口耳相传，代代承继。早期说部多用满语说唱，清中叶后满语渐废，遂改用汉语讲唱。说部是满族对其先民历史的记忆，其中提及的历史内容有的鲜为人知，有的弥补了我国北方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是研究东北民族史、疆域史、民族关系史，以及人类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的珍贵资料。

满族说部的整理与研究是北方人类文化史上的壮举和重大发现，给中国民族学、文学、历史学的研究增添了光彩，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满族说部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代表作和国家文化遗产的珍品，目前已经为国际学术界、文化界所瞩目，享有很高的声誉。

中国史诗研究正在突破西方史诗研究的经典范式。口传史诗作为特定族群或集团的文化表达样式，与其他民间文化样式一样，被纳入传统文化的抢救与保护范围，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各个民族史诗主要是活形态的史诗，这一点也是中国史诗学科建设的生长点。中国各民族史诗总数，估计当在一千种以上。中国史诗谱型丰富，横跨五个语系，含纳了几十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分类上更有英雄史诗、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三大类型。史诗文本的类型复杂，史诗歌手的类型在世界上更具特色。

满族说部的整理出版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首先，由于满族说部产生于满族传统的渔猎经济环境和绵延数千年的氏族制社会政治环境，与汉族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社会、文化类型有别，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满族说部篇幅浩帙，包含了满族及其先世数百甚至数千年层层累积而成的丰富的文化信息。

满族说部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引起各方热烈关注。满族说部体例宏大，在民间的传播方式从以满语在氏族内部口耳相传，到用满汉相兼的语言讲述（用手抄本或神本子或其他形式相传），再到后世主要用汉语书写的形式传承，直到现在多种方式传承并存。

人类数千年来所创造和绵延不绝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在历史中虽时有更迭变幻，但时时处处又在丰富发展着，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我们对北方民族文化的考察，便是在如此不断地校正、充实中，完成自己普查

之路的。文化考察是对已逝文化的探索和挑战,它并不都能够因为人们主观意愿就可事半功倍,多数情况下都需要随时修正调查航标,只有实实在在地熟悉采录对象的历史、语言、文化,紧紧围绕符合调查对象的心理情感,并与之融为一体,才能得到理想的效果。

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在东北这片富饶美丽的沃土,人类文明开发史极其悠久。远古时代,曾经生息着古肃慎人以及与肃慎族文化相通的古老民族。历史上,东北民族地方政权从汉魏以来即颇有影响,如夫余、高句丽,渤海国及其后的辽、金、清,至今仍在东北居住的土著民族有满、蒙、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锡伯、赫哲等少数民族。而且,东北边疆又与俄、朝两国接壤,与两国有着久远的人文、历史、地理等诸方面关系。东北史地的研究因而十分重要,始终备受国内外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东北史地研究成果斐然,涌现众多著名学者和传世佳作。

20世纪70年代后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佟冬院长提出“不要嫌苦,怕风险,将东北史研究尽快搞起来”,首先建立起东北民族文化研究室,在全国最早实施对东北诸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抢救、翻译与整理,承担起北方民族文化抢救的大业。其中,特别在黑龙江省宁安、瑗珲启动了对满族传统说部考察、挖掘和抢救工程,几乎走遍大半个中国。经过锲而不舍地努力,除了挖掘和梳理出大量中国北方诸民族萨满文化遗存,还结识了多位年高德劭的各民族文化传承人,喜获满族说部传藏线索和数百万字的手抄文本,在萨满文化和满族说部等沉积有年的重大项目上取得科研的主动权和发言权,客观上也为东北史地研究提供了珍稀的民间史料,推动了对东北民族史、地方史、边疆史等人文学科研究的深入发展。

满族颇具传奇性，在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与影响。众所周知，满族是东北地区一个古老民族，自古便生息繁衍于黑水白山之间，其民族文化在清代达到鼎盛。清朝二百余年中，满文、满语被作为“国语”，广泛使用。清亡后满语废弃，满族的生活、文化与汉族文化进一步趋同。

有明以来，东北辽东、黑龙江出海口及黑龙江以北广袤地域的开发等众多问题的梳理与研究，中国疆域史、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有清一代满文在世界的地位与作用等，都与满族文化历史发展进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如此，满族史及满学研究始终成为国内外多学科关注的课题。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们紧紧抓住这个要点开展调查研究。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一些满族群众中总觉得“几代辗转迁徙，祖传遗物散失殆尽”，“久已不会满语，跟汉人没啥异样”，甚至流露出自卑愧疚感，更担心外露家藏文物而招惹是非，避谈祖先往事，社会上亦有某些人士对满族文化遗存实况持有疑义。为冲开来自社会传统观念的阻力，我们在群众中广泛做宣传和疏通工作，排除多方干扰；到满族聚居的村屯住下去，设法接近满族各姓穆昆达（族长）、哈喇达（本姓长老）、萨满达（主祭萨满）及文化知情人，与之同吃同住同劳动，甚至到卫生院帮助照护病人，用我们的赤诚赢得群众的信任。他们把许多隐匿多年的家传文物无私地拿出来，包括大宗清亡后满族祖藏满文萨满手抄神谕、满文档册谱牒、诰封、神服、神器、神偶、莹地山川舆图等珍稀遗物，并为我们举荐深孚众望的说部传本收藏人及手订说唱文本。这让我们深受震撼：民族文化遗存不因社会风云变幻而消失，它之所以永葆无限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在各民族中，都有一批可钦可敬的文化遗产人，像保姆、园丁、卫士一样精心呵护着祖

宗文化。

在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各地人们大力相助下，我们多次分别召开民族文化遗存展示会和民族民俗遗产摄录会，建立民族考察基地和民族文化信息员队伍，激发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保护民族文化的责任心。东北地区满族传统说部的挖掘和抢救，亦在此基础上日益活跃起来。

二

满族说部，属于在我国北方满族及其女真先民中传袭古老的民间口承艺术遗产，满语俗称“乌勒本”（ulabun），译成汉意就是“传”或“传记”之意。数千年来，在满族先世女真众部落和满族诸姓民族中代代传咏，至今在满族聚居区年近古稀之年的男女老人中，仍可记忆起童年时代老辈人们的一句耳熟的口头禅：满语“苏都离阿勒勒”（说史）、“夫勒赫阿勒勒”（唱根子）等话语。满族老人崇尚古俗，沿袭古风，凡有寿辰、婚嫁、出征、远猎、丧葬、祭祀等活动，老人们更倡行讲唱“乌勒本”，寓教于乐，激励民心，这实际上就是古代部落为凝聚族众、激励子孙、奋志蹈进，世世代代传袭着的民族习惯法，备受族众喜闻乐见。各部族所创造、积累、传袭下来斑斓多彩的“乌勒本”口碑故事，经时代磨砺，与日月同辉。脍炙人口的满族说部，以激昂磅礴的气势、雄浑凝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传袭不衰的独特讲唱形式，讴歌了氏族聚散、古代征战、部落兴亡、英雄颂歌、蛮荒古祭、民族和重要人物史传，堪称民族文化瑰宝。满族说部是民族史诗和百科全书，在我国北方诸民族民间文学遗产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只是随着近世社会的变革和生活的变迁，它渐被人们遗忘，濒临消散的危境。

关于“说部”一词的来源，考其因，晚清至民国以来，满语渐废，社会生活已习用汉语，瑗琿、吉林和北京的满人便将满语“乌勒本”渐渐改称“说古”“满洲书”“英雄传”“说部”等名称。“乌勒本”古语，只在谱牒和萨满神谕里依稀可见。但是，人们仍感到“满洲书”等众多称谓，既不像满语便于人们的理解与传播，也未能鲜明体现“乌勒本”内容的艺术特征。20世纪30年代后，瑗琿等地满族说部传承人们便用“说部”一词代替，借以表示并区别在满族斑斓多彩的民间文学遗产中，除有喜闻乐见、家喻户晓的“朱伦”“朱奔”，即活泼短小的歌谣、俚语、“奶奶口中的古趣儿”之外，尚有大宗独特而神圣的家珍，那便是祖先留下的一部部恭放在神龛上炫耀氏族生存历史、记载部族非凡伟业的泱泱巨篇。“说部”虽借用汉词，并不是源出汉语，也是从满语转译来的。瑗琿大五家子村老人们常说“满朱衣德布达林”（manju i tebtelin），汉意即“满洲人的段落较长的说唱文学”，即韵体满族说部。“德布达林”艺术形式在满族等北方民族中出现很多，实际上就是民间叙事诗，专有讲唱艺人，有不少题材就是民间史诗。如，至今仍有满族老人会咏唱的《莉坤珠逃婚记》，又叫《莉坤珠德布达林》，就是一部动情的悲情史诗。“说部”一词一经叫出便被大家所接受，后来便沿用下来。^①

笔者认为，“乌勒本”与“说部”两个名称，代表时代的发展，

① 公布“说部”一词，见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后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40页。另，1986年4月在广西南宁“中芬两国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会”上，富育光发表《吉林省学者多年对满族传统说部挖掘抢救成果》一文。次年12月，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文集》收入该文。

标志着满族说部随着社会生活巨变和观念的发展,亦有很显明地变革与丰富。而且随着社会前进,满族说部的名称还在发生变化。“乌勒本”从内容到形式上严循古风古制,使用满语讲唱,有氏族长辈或名师讲述,有严格的礼俗和秩序,显示氏族的凝聚力和神圣性;而“说部”发展到近世,恰恰是满族社会生活变化后的演进形态,是“乌勒本”口碑艺术传播过程中的嬗变。满语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氏族影响力日淡,讲唱“说部”失去往昔的排场,而且有的说部不归某氏族所独有,已传入社会,统属权混乱,有了很大的扩散性和自由性,甚至有的“说部”表现形式趋向话本和评书。

有关我国早期满族民间讲唱活动的史料十分匮乏,考察中国北方满族等通古斯语族早期社会现状,不能不提及史禄国先生。令我们兴奋的是,他的《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和《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两部呕心力作,用大量亲身考察的生动素材,为我们记述了20世纪前期中国北方满族等诸民族社会组织的生态原貌,并留下了难以复现的珍贵史料。他“于1912年开始对通古斯人进行民族调查,并于1915年来到阿穆尔河两岸,在这里的通古斯部落和满族人之中呆了约18个月”^①,“1912年和1913年我曾到后贝加尔作过三次考察,1915至1917年期间我又去蒙古和满洲作了考察”^②。作者在该书中最早披露了满族民众中传统的“说古”盛事:“讲述传说和故事是满族人喜闻乐见的一种消遣方式。这里有一种半专业性的故事能手,他们在人们空闲的时候表

① 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高丙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页。

② 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吴有刚等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页。

演。满族人把幻想性的故事（他们称为‘说古’）与历史性的故事相区别，他们通常更喜欢历史性的故事。只有在冬天，满族人才为了听故事聚在一起，他们在下午和晚上花很长的时间听故事能手讲述。他们更喜欢男故事能手，而不是女故事能手。”^①文中强调“更喜欢男故事能手，而不是女故事能手”的说法，记述十分真实，完全证明史禄国先生确实参与了民间活动，感触才会如此真切。满族人性格奔放，很少受中原礼教的束缚，讲唱说部无拘无束。满语本身幽默含蓄，若是男人讲唱，自然要比女人更随意，情趣横生，魅力四射。

作者在他另一部传世名著《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中，又以极大的热情和大量的篇幅记述通古斯语群（包括满族）固有的说唱艺术。“通古斯”一词，“通常将操通古斯语群的民族称为通古斯北支，将以满洲族为中心的诸民族称为南支，两支总称为‘通古斯’”^②。所以，在学术界一般讲到“通古斯”，亦涉及满族。“通古斯人非常喜欢各种社交活动，如婚礼、萨满跳神、像年度集市那样的商业集会，等等。他们利用这些机会娱乐。”^③“通古斯人爱听故事。有各种年龄、性别和风格的讲故事人。优秀的讲故事人受到场人们的赞赏。……他们讲的故事有好多种类，即多少被遗忘的叙事诗、历史传说、狩猎故事、恋爱故事以及关于动物和萨满教的故事

① 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高丙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66页。

② 陈永龄主编：《民族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第953页。

③ 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吴有刚等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03页。